



康熙一朝，山西出了两位位极人臣的宰相，这两人的家乡相距不过百余里，同朝为官，彼此还是很好的朋友。一位是沁州的吴瑛，一位是泽州的陈廷敬。

陈廷敬中进士比吴瑛早一年，吴瑛入阁比陈廷敬早五年；吴瑛是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康熙三十七年），陈廷敬是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康熙四十二年）；二人都是康熙股肱之臣，均受重用，但吴瑛曾任首席大学士，陈廷敬却从未当过“宰相班”。

吴瑛负责《大清一统志》，陈廷敬主编《康熙字典》；吴瑛溢文端，陈廷敬溢文贞；康熙皇帝说吴瑛“为人宽厚和平，持己清廉”，向其他官员夸赞他“若官员尽如此辈，百姓又有何苦”，说陈廷敬“宽大老成，几近完人”。《清史稿》对陈廷敬的评价为“清勤”。

然而，三百年后，这对好朋友的际遇全然不同。陈廷敬故居“午亭山村”，又名皇城相府，地处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占地10万平方米，现被开发为国家5A级景区，国内外大名鼎鼎。去年国庆长假接待游客……而其墓地占地1.6万平方米，有保存完好的康熙皇帝御书挽诗碑及10通雕刻康熙皇帝御制祭文的碑刻。

相较之下，沁县徐村的吴瑛故居已然不存，祠堂破败不堪，仅余一门楼风雨飘摇，墓地尚有几块石碑，却蒿草丛生，落寞凄凉。

**1 吴瑛后人分布在沁县 32 个村**  
民谣“沁县三件宝，鸡蛋、瓜子、吴阁老”已传了300多年。话虽粗陋，却说明沁县人把吴阁老当作自家的宝一样珍视。但吴阁老身后境遇如此，难免让人唏嘘。“皇城相府那般好，吴阁老家却连一砖一瓦都没留下，唉！”徐村人这样感叹。

听了这话，吴德斋反倒笑了，“人家陈廷敬家本就富裕，‘皇城相府’是他祖上就开始修建的，到陈廷敬，不过盖了一小部分。吴阁老呢，我看过一些关于他的书，书里头记载，他到去世时家里也只有五间茅草房。”说到这里，吴德斋不由得感慨，“我一个小学教员，一辈子还盖了五间房，几个孩子也都出去工作了。可吴阁老活着清贫，死后也不讲究，吴家祖孙三代都埋在一个坟里，不像人家陈廷敬，起码还有个自己单独的坟呢。”

吴德斋79岁，是吴家第十五世。“我是吴瑛六叔家的后代。”吴德斋解释说，吴家开枝散叶，现如今沁县有32个村住着吴瑛家族后人，沁县下清河村住着一位叫吴永寿的老人，今年虚岁81，是吴瑛二儿子的后人，算来该是吴瑛的直系亲属了。“据说他家保存着一箱子吴瑛做官时的圣旨，结果‘文革’时全给拿出来烧了。”提起这些往事，吴德斋不住地叹气。

吴德斋还很小的时候，去过月岭山上吴阁老的祠堂。那祠堂里有些什么器具，一应用品的摆设，建筑风格、石碑的位置，他大约都还记得，甚至连一道

# 康熙重臣吴阁老

后们门楣上的字都清晰未忘，“那上面写了八个字，‘郑连榜里，桂林交里’，什么意思，我一直没搞清楚。不过，”吴德斋肯定地说，“祠堂里总共有9通石碑，这是不会错的。”

难以想象，现在这座只存在于吴家后人记忆里的阁老祠堂，1946年之前曾是那般热闹。“每年的四月十二，吴阁老祭日那天，沁县所有吴姓家人，不是一家派一个代表，而是全家都来，祭奠先人，还要请戏班子来唱戏。”吴德斋说着说着，不免痛心起来，“曾经那么繁盛的祠堂，后来一点一点地被毁了。先是1939年日本人烧了一部分，后来1958年修水库，村里人都移居到山上来，阁老祠堂里就住了30多户人。水库修好了，人们搬走了，祠堂也不行了。”“1989年出版的《吴瑛文集》里，有关于祠堂的大致描述，前殿、后殿、钟楼、鼓楼、戏台……规制齐整，一应俱全。”

三四十多年前，徐村有位老先生写了个《祠堂志》，把吴阁老祠堂的建筑布局都写了出来，里面还画了个平面图，“吴阁老祠堂是个什么样，这下人们可算知道了。要是以后有人愿意出资修复，重现阁老祠堂，咱们也有个参考了呀！”吴德斋高兴地挥舞着手。

**2 墓穴简陋 常人难以想象**  
绕到月岭山水库后背，越过老马岭，一路磕磕绊绊，道路崎岖难行，不知走了多少里路，总算来到吴阁老墓地所在的坟上村。

坟上村，顾名思义，与吴阁老墓地有关。听当地人讲，这个村子是吴阁老守墓人的后代慢慢发展而来的。但吴德斋对此不甚赞同。他说，吴阁老的祠堂、墓地，历年都有村委会安排，一个人连着一个坟守着，守着，我还记得最后一个看坟人，叫吴糖粟，如果活到今天，他也110多岁了。”

爬上一座小山岗，吴瑛墓地赫然在前。墓地现存御赐大学士谥文端吴瑛墓碑一座、谕祭大学士谥文端吴瑛文碑一座，碑高丈许，盘龙雕首，下有碑座，上方建有砖石碑亭。其中的一座是早年损毁，近年重建。

除却这些，再无他物装点，阁老墓地名头响亮，实则简陋异常，坟头荒草萋萋，十分孤清落寞。难以想象，2005年，这里曾举办过“纪念吴瑛逝世300周年”的活动，每年八月十五、过年，吴家人都有来上坟的。原来坟地的西北角还有个钟楼，有人来上香，看坟人就敲钟。最后一个看坟人死后，三四年的光景，钟和楼都没了。”吴德斋说。

吴瑛的墓在上世纪40年代曾被打开过。时过境迁，谈及此事，吴德斋语气里依然有掩不住的惋惜和崇敬。“挖开他的墓穴，墓里没有任何珠宝首饰陪葬，只有十多副锡制的供器。棺木内，阁老身穿龙褂朝服，盖着绣花锦缎被子，旁边放着十多件丝织夹单衣，枕边一副老花镜，镜框上缠着布条，挂耳是两条普通的棉线。最贵重的是一条玉带，也给了政府。墓里起出来的几件衣服，后来村里剧团唱戏缺衣裳，还拿去穿了几次。”

**3 吴瑛后人想给阁老立个像**  
沁县人常提起吴阁老。“说徐村的时候，会说哦知道，就是吴阁老的那个村嘛。”吴德斋宽厚地笑笑，接着说，“听说我姓吴的时候，会说哦，是阁老后人呀。然后，那人的神情就恭敬起来了。”

## 南涅水石刻的身世之谜

### 国宝档案



沁县北海岸边，二郎山南端山麓坐落着一座巍峨的仿明清建筑，落日余晖中高大的门楼气势不凡。南涅水出土的石刻造像便陈列于这座仿古建筑内的南院。河北曲阳石刻、山东青州龙兴寺石刻、成都石刻、沁县南涅水石刻，是20世纪考古界四大石刻发现，皆轰动一时，广受关注。在南涅水石刻陈列的七大展厅内经修复安装展出的石刻有四百多件，它们曾在沁县最北端的南涅水村的黄土塬下埋藏了上千年，直到1957年才得以重见天日。

当年的文管部门从一个东西长8米、南北长5米、深8米的窖穴式土坑内搬出了800余件石刻造像，轰动一时。这些石刻造像精美、形式活泼、艺术价值极高，中央美术学院将其作为教育基地。

何人雕凿了这些石刻？为何要雕凿这些石刻？又为何掩埋它们，是谁将它们深藏？再度面世的这些石刻给了人们怎样的回答呢？

**1 南涅水村寻访石刻窖藏之地**  
出沁县城一路北上，阳光正暖。南涅水村的小广场前十来个村民围着一家卖干馍的小铺晒日头，唠家常。小广场正对面一溜平房，一处水泥门楼上残留的字迹写着：沁县南涅水供销社。推开斑驳的大门左侧的小角门，金、元时期的一座寺庙——洪教院便位于院内，南涅水石刻的发现地紧挨这里。

看着陌生人进入，院子里的住户冯建平紧随而来，得知记者探访当年掩埋石刻的窖穴，老冯热心地为我们领路。老冯说，冯姓在南涅水村的历史有500多年了，洪教院康熙年间重修寺庙的石刻上就有不少冯姓。从洪教院向北行300多米，便是涅水河河床，南涅水石刻的窖藏地点就在这段区域内，村里人把这个地方叫“窖塔”。村里向北通往涅水河河床的大道被称为“楼道沟”，窖塔就在路边。冯建平指着一处半圆形塌下去的土坡说，当年石刻就藏在这里。攀上土坡，窖穴坑已被周围黄土掩埋大半，不足半人高了，残存可见的坑壁上划痕痕迹非常清晰。窖穴坑北面是五六米深的断崖，再远便是涅水河床。冯建平指着窖穴坑东面的大片平地告诉记者，那片地方世代被称为“寺圉圃”。“圉圃”是蒙古语，意思是某处为中心的一大圈范围内。从这样一个称谓看，南涅水村历史上曾建过很多寺庙。

上世纪四十年代，南涅水村窖塔这个地方因为村民取土露出一些石条、瓦砾之类的，但因该地有很多蛇，人们不敢乱动石块。到1956年，坍塌加重，露出了石刻，村民张玉科向县文化馆反映了这一情况，县文化馆立即向省文管会报告。1957年秋，省文管会开始发掘南涅水村的窖藏石刻。据发掘报告记载，当时窖穴坑掩盖层基本上是碎石、泥块、泥土中混杂有彩色的碎泥片，中层是密集地排列摆放的大小不同的单体像一类的石刻，最下面是一层一层成排成行的造像石，完好无损者极少。石雕夹缝中还有很多蛇。

当年文管部门从南涅水村共发现800余件石雕造像，有文字题记的60多件，雕造纪年的37件。南涅水石刻中有50多块碑碣石刻，有纪年的有10余件，历史纪年从北魏神龟、正光、东魏兴和、北齐天保、武平、隋代、唐咸通九年直至北宋天圣九年。这些石刻何时凿刻，又是因何凿刻……

石刻虽残缺不全，却也从残存的文字中可窥一斑。

**2 南北通衢重镇见证北魏迁都**  
南涅水村历史悠久。1991年，省考古所与沁县文物局组队在对南涅水村南涅水石刻出土地周边进行了勘探，面积达9000平方米。通过勘探，这是一古老的土地，文化层堆积很厚，地表下2米还有灰土。

南涅水村因居于涅河南岸而得名，现属于沁县辖区。河对岸的小村名为北涅水村，是武乡地界。涅河源于武乡境内的分水岭，这里是晋中盆地通往上党盆地的咽喉要道，自古便是兵家守御扼要之处，是上党盆地的第一重镇。春秋时赤狄便在此建水城而居。西汉时，涅水北岸置“涅民县”，东汉改为“涅县”，后辖城频改，县名多易，到北魏末涅县治所迁至涅水南岸，便是今日南涅水村，同时更名为阳城县。在南涅水石刻的铭文中，“阳城”字样甚多。南涅水村南北通衢的重要枢纽，北魏迁都洛阳的必经之道。在南涅水村发现的800多件石刻主要是两段时间内的作品，一段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期间；另一段为隋唐时期。这些北魏到北齐期间的石刻出现在南涅水村，与当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有莫大的关系。

北魏孝文帝494年十月初十，祭告太庙之后，下令迁都。后官百官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到第二年九月才全部到达洛阳城。而不愿迁都的王侯子弟、贵族遗老们的南迁之路更是拖拖拉拉。北魏政府迁都洛阳后，往返于平城和洛阳的官商商旅不断，这条路线自然成为热线，甚至有人留在这里不愿离去。北魏鲜卑族是一个信奉佛教的民族，自然会在涅水河岸的寺庙做不少功德。北魏迁都时，开凿石刻的匠人也是必须南迁的，一时间，涅水河畔的寺庙香火鼎盛，砂石在匠人们叮叮当当的敲打中脱胎换骨成为善男信女们膜拜的神明。

**3 佛教传播较早一度香火鼎盛**  
南涅水佛教的兴起始于何时，已无从考据，但居于此地的人们对佛教的信仰早于北魏迁都时。晋东南最早的石窟造像为北魏太和年间，与云冈石窟早期石刻处于同一时期。省考古所勘探时也发现，南涅水村寺圉圃地表下有古老寺院的遗址，由南向北的中轴线两侧有数处建筑遗址。

佛教是通过西域丝绸之路向东传播扩散的，陇西的凉州、敦煌等地传播最早，后又经陇西一路向东传至洛阳。在南涅水石刻中有一块神龟三年（公元520）的墓碑，从其家族的迁徙中也印证了佛教东渐的路线，说明了南涅水对佛教的信仰早在北魏之前。这通墓碑是一个名为段胤的人为祖父所造。在碑文中，他讲述自己祖上本是凉州武威（今甘肃武威）人，七世祖做了并州刺史，遂迁居乐平（今昔阳）上艾县（今平定县），六世祖又做了西河太守，到五世祖便迁到涅水河畔。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段胤的祖上是从西域凉州迁来定居于此的。墓碑圆形额中有佛龛，两旁装饰莲花，显然从凉州来的段家是信奉佛教的。

西晋灭亡后，北方陷入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混战时期，后赵皇帝石勒统一北方后在他统治的地区提倡佛教，由于他的推崇，佛教在后赵广泛流行，涅县武乡是石勒的故乡，又是后赵统治区，自然对皇帝的指令更加拥护，“中州胡晋略皆奉佛”。到北魏随着魏孝文帝迁都，把北朝石刻造像之风从大同带向中原，也将崇佛造像撒向沿途，让涅水南岸的佛教发展到一个鼎盛阶段。在隋唐时期南涅水村还经历了一次兴盛期，在窖藏的石刻中还有不少隋唐以及少量宋代石刻。

**4 烂柯山石料开采痕迹犹存**  
建塔造像是信徒们供奉佛祖的一种表达。南涅水村之所以有大量石刻留存，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要造佛塔石像一定需要开采石料，那么当年南涅水村的石刻造像的料是从何而来呢？

沁县宣传部石波副部长驱车沿南涅水村东南行八公里后，指着一座并不太高耸的山峰说：“这个村叫山曲村，这座山名为烂柯山，那些石刻取用的石料都来源于这座山，连锦百米都是当年的石料场，开采延续数百年。至今山上开采痕迹犹存，山上石壁还有雕凿过佛像的痕迹。”

烂柯山石料的材质为砂石，利于雕刻，却也易于风化，不够坚硬，容易损坏。南涅水石刻出土时共有240件雕像，残损极为严重，有的仅存一颗头，或仅有半身躯，有的雕像无头，手、腿部残缺。这些雕像有佛像、菩萨像或金刚力士像，或坐或立，高大者260厘米，小巧的不足30厘米。这些石刻造像、佛塔碑碣在窖藏时便已多有残损，难道僧人们为躲避灭佛运动、战火涂炭而将它们窖藏的吗？

**5 石刻被埋可能是城市中心转移**  
省考古研究所的刘永生曾主持了南涅水石刻的发掘整理工作，对于是谁窖藏了这批石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未解的谜题，关于此的各种猜想也颇多，人们猜测最多的原因是关于灭佛和战争。刘永生对此并不认同，根据沁县县城内一些遗留的造像窟窿，在北周武帝灭法，唐代武宗灭佛，会昌法难时，都未使潞泽之州佛寺有大破坏。“当初搬动这些石刻时，一开始是在窖穴西面打开一个口子，不是很好搬运，然后又从窖穴顶部开口搬，花了整整3个月时间，如果是把这样的石刻放进去花费的时间应该更多。而且这些石刻在窖穴中摆放得非常整齐、有规则，根据当时摆放的状况看，窖藏这些石刻时是很从容的，不像是在灭佛或者战争中匆忙将这些石刻搬放进窖穴的。”

如今的沁县城创建于后唐至北宋期间。赵光义亲征北汉，曾驻扎于此。到宋太平兴国二年，宋在此设威胜郡，为了征服北汉，赵光义曾大量迁徙住民，极有可能曾经在

在大多数沁县人看来，吴瑛的成功，除了他的学识、机遇外，还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吴阁老仁厚平和、勤奋好学，一生以书为伴。吴瑛为官生涯三十九年，关心民间疾苦，悉心操理政务，从不结党营私，从不收礼索贿，无论身处七品芝麻官还是荣升封疆大吏，不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置身鱼米之乡，都清正廉洁，始终如一。在太平年代，身处奢靡之风日盛的官场，能守住内心，坚正操守，实乃今人学习的好榜样。

正如一些人评价的那样，吴阁老做官最高时，家里还是“陋巷蓬门，隐约寒素”，他官居一品了，其父仍然“布衣敝冠”，即使是被戏称为“南阳草庐”的吴文端公书院，到他死时方才修缮完毕。身前后，吴瑛不贪不占，从不为自己谋取私利，真正两袖清风。

面对这样的先祖，“我想在徐村整个吴阁老的石像，”几年来，吴德斋心心念念想着这个事，“这样一来，外地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吴阁老的家乡，就能想起他的人、他的事。”

山西晚报记者 王晓娟

### 河东孔子或葬于此

铜鞮山上，有石洞几眼，据传为文中子王通讲学之所。但近年来，有专家考证，认为这是随山而建的石室。

这座石室分东西两室，室高1米多，进深两米，南北长两米多，两室规格基本相同，内部均设有约1米宽0.2米高南北向的石质床榻。洞口还设有栓门石槽。两室并排，可能是夫妻并葬墓。

王通，号文中子，河东郡龙门县（今山西万荣）人，隋末著名教育家、思想家，被誉为河东孔子。沁县有研究学者认为，王通曾在铜鞮山上设帐讲经，边耕边读，一待就是4年。唐朝开国前夕，也就是617年，王通不幸英年早逝。据学者猜测，乡邻及他的门生可能会按唐初休养生息、倡导山葬的政策，尊重先生简朴素性的生活方式，在他隐居多年的铜鞮山腰，凿石洞而葬之。

吴瑛曾来此登临凭吊，留下诗句：

石室铜山麓，祠台玉水阳。  
清风留俎豆，盛迹自隋唐。  
房魏勋名远，河汾教泽长。  
登高频览眺，古道郁苍苍。

石室上方写有字迹，从右往左读，前面的字完全毁掉，只有“遗址”二字还依稀可辨，石波说，前几年他来看的时候，上面写着“文中子讲学遗址”。

在这“遗址”之上的铜鞮山巅，曾有座文中子祠，据传初创于唐。而今祠堂已不复存在，后人只能站在遗迹上遥想当年。



涅水河畔生活的人们被迫搬离原居地，迁往新的县城所在地。南涅水村的寺庙也就随着人们的迁移衰落了，缺少人口自然无法维持庞大的寺庙，寺内的僧众自然也大量减少，这种情况下，信徒们为了让这些石刻也免遭流失失所的境地，在寺庙的后院挖下深坑，将它们窖藏了。

南涅水石刻残存的造像碑上的文字虽已残缺，却也能从遗迹中窥得点滴：祈愿地边众生一切如意，五谷成熟，万民安乐。令国祚永隆，四方宁谧，干戈不用。百姓皆富贵日盛，子侄茂盛，遍地众生，永离三界。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寄希望于佛祖，求秩序于佛祖。

宗教寄托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山西晚报记者 李雅丽

### 洪教院也许是座佛学院

沁县南涅水村东北角，背临涅河，南向烂柯山的黄土台上现存三间正殿，三间戏楼，三间前殿，是金元时期的一座寺庙，名为洪教院，其建筑别具特色，采用了金代流行减柱移柱的做法，为国家级单位。

大殿内的泥塑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已毁坏，刚刚泥塑的几尊佛像端坐在大殿内，还没有彩绘塑身，头部包裹着大红绸布。洪教院初创时间已经无法考证，历代多有修缮。大殿悬挂的匾额书“教赐洪教之院”，落款为金大定六年（1166），这是目前寺庙中保留的记载中能推及的最早时间。

根据大殿里一通康熙年间的石碑记载，洪教院是沁州天宁万寿之法属，寺庙历经存废，再度修葺。寺内另一通乾隆十七年所刻的碑文记录，这里曾经庙宇阔大，曾是一处类似今佛学院的地方，出资修葺者曾于此地学习，但庙宇规模已不如以前。后到民国十年再修时，所存建筑已不足清代遗存的三分之一。当时，关帝庙、伽蓝殿、菩萨殿、韦驮殿、鬼王殿、天王殿30多间，并有禅房、社室、山门、戏台、马房、下厨等附属设置若干，而今已都不存在。

大殿最近的一次修葺记录是1973年，居住在这所寺庙前殿平房的冯建平说，当年因为大殿漏雨，村里人搞了瓦重铺了一次。如今庙里新塑的泥像是村里人集资修的。

1956年，南涅水石刻就是在这座寺庙北侧的荒丘之下发现的。村里老人说洪教院所在的位置曾经有庞大的庙宇群落。

山西晚报记者 李雅丽

